

8
HO

壁下譯叢

魯迅

壁下譯叢

實價大洋九角

(不許翻印)

一九二九年四月印成

一——四〇〇〇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小 引

這是一本雜集三四年來所譯關於文藝論說的書，有爲熟人催促，譯以塞責的，有閒坐無事，自己譯來消遣的。這回彙印成書，於內容也未加挑選，倘有曾在報章上登載而這裡却沒有的，那是因爲自己失掉了稿子或印本。

書中的各論文，也並非各時代的各名作。想翻譯一點外國作品，被限制之處非常多。首先是書，住在雖然大都市，而新書却極難得的地方，見聞決不能廣。其次是時間，總因許多雜務，每天只能分割僅少的時光來閱讀；加以自己常有避難就易之心，一遇工作繁重，譯時費力，或豫料讀者也大約要覺得艱深討厭的，便放下了。

這回編完一看，只有二十五篇，曾在各種期刊上發表過的是三分之二。作者十人，除俄國的開培爾外，都是日本人。這裡也不及歷舉他們的事迹，只想聲明一句。

其中惟島崎藤村，有島武郎，武者小路實篤三位，是兼從事於創作的。

就排列而言，上面的三分之二——紹介西洋文藝思潮的文字不在內——凡主張的文章都依照着較舊的論據，連「新時代與文藝」這一個新題目，也還是屬於這一流。近一年來中國應着「革命文學」的呼聲而起的許多論文，就還未能啄破這一層老殼，甚至于踏了「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唯心的城堡裏去了。看這些篇，是很可以借鏡的。

後面的三分之一總算和新興文藝有關。片上伸教授雖然死後又很有丁非難的人，但我總愛他的主張堅實而熱烈。在這里還編進一點和有島武郎的論爭，可以看看固守本階級和相反的兩派的主意之所在。末一篇不過是紹介，那時有三四種譯本先後發表，所以這就擱下了，現在仍附之卷末。

因為並不是一時翻譯的，到現在，原書大半已經都不在手頭了，當編印時，就無從一一覆勘；但倘有錯誤，自然還是譯者的責任，甘受彈糾，決無異言。又，去年

「革命文學家」羣起而努力于「宣傳」我的個人瑣事的時候，曾說我要譯一部論文。那倒是真的，就是這一本，不過並非全部新譯，仍舊是曾經「橫橫直直，發表過的」居大多數，連自己看來，也說不出是怎樣精采的書。但我是向來不想譯世界上已有定評的傑作，附以不朽的，倘讀者從這一本雜書中，於紹介文字得一點參考，於主張文字得一點領會，心願就十分滿足了。

書面的圖畫，也如書中的文章一樣，是從日本書「先驅藝術叢書」上版來的，原也是書面，沒有署名，不知誰作，但記以誌謝。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

魯迅於上海校畢記。

目 錄

片山孤村三篇

思索的惰性.....三

自然主義的理論及技巧.....一三

表現主義.....三七

開培爾一篇

小說的瀏覽和選擇.....五五

廚川白村二篇

東西之自然詩觀……………六七

西班牙劇壇之將星……………七九

島崎藤村一篇

從淺草來（摘譯）……………九三

有島武郎六篇

生藝術的胎……………一一

盧勃克和伊里納的後來……………一二五

伊學生的工作態度……………一三五

關於藝術的感想……………一五一

宣言一篇……………一六三

以生命寫成的文章……………一七三

武者小路實篤四篇

凡有藝術品……………一七五

在一切藝術……………一七九

文學者的一生……………一八五

論詩……………一九七

金子筑水一篇

新時代與文藝……………二〇一

片上伸三篇

北歐文學的原理……………二二三

階級藝術的問題……………二二七

「否定」的文學……………二五五

青野季吉三篇

藝術的革命與革命的藝術……………二六七

關於智識階級……………二八一

現代文學的十大缺陷……………二八五

昇曙夢一篇

最近的戈理基……………三〇一

壁下譯叢

思索的惰性

片山孤村

正如物理學上有惰性的法則一樣，在精神界，也行着思索的惰性（Danktraegheit）這一個法則。所謂人者，原是懶惰的東西，很有只要並無必需，總想耽於安逸的傾向；加以處在生存競爭劇烈的世上，爲口腹計就够忙碌了，再沒有工夫來思索，所以即使一想就懂的事，也永遠不想，從善於思索的人看來，十分明白的道理，也往往在不知不識中，終於不懂地過去了。世上幾多的迷信和謬見，即由此發生，對於精神文明的進步，加了不少的阻害。

聚集着聰明的頭腦的文壇上，也行着這法則。尤其是古人的格言和諺語中，說着漫天大謊的就不少，但因爲歷來的膾炙人口，以及其人的權威和措辭的巧妙這些原因，便發生思索的惰性，至於將這樣的謊話當作真理。又，要發表一種思想，而爲對

偶之類的修辭法所迷，不覺傷了真理的時候也有；或則作者本知道自己的思想並非真理，只爲文章做得好看，便發表了以欺天下後世的時候也有的。並非天才的詩人，徒弄奇警之句以博虛名的文學者，都有這弊病。對於眩人目睛的絢爛的文章，和使人出驚的思想，都應該小心留神地想一想的。例如有一警句，云是「詩是有聲之畫，畫乃無聲之詩。」這不但是幾世紀以來，在文人墨客間被引證爲金科玉律的，就在現今，也還支配着不愛思索的人們的頭腦。但自從距今約百四十年前，在萊陶（Q. F. Lessing）的「洛康」（Laokoon）上撕掉了這駢句的假裝之後，突然不流行了。然而，就在撕掉假裝的萊陶的言論中，到現在，也顯露了很難憑信的處所。靠不住的萊陶是川流和人事。說些這種似乎高明的話的我，也許竟說着非常的胡說。上帝是一位了不得的嘲笑家。

現今在文明史和文藝批評上做工夫的人們中，因爲十分重視那文藝和國民性的關係之餘，大抵以爲文藝是國民精神的反映，大文學如但丁（Dante Alighieri），莎士

比亞 (W. Shakespeare) 歌德 (T. W. Goethe) 希勒爾 (Fr. Schiller) 等，尤其是該國民的最適切的代表者，只要研究這些大文學，便自然明白那國民的性格和理想了。而國民自己，也相信了這些話，以為可為本國光榮的詩人和藝術家及其作品，是體現着他們的精神的，便一心一意地崇拜着。

這一說，究竟是否得當的呢？我想在這里研究一番。

大概，忖度他人的心中，本不是容易事；而尤其困難的，則莫過於推究過去的國民的精神狀態。現今之稱為輿論者，真是代表着或一社會全體，或者至少是那大部分的意見的麼？很可疑的。一國民的文藝也一樣，真是代表着那國民的精神的麼？也可疑的。在德國，也因為一時重視那俗諺的長所，即真實敦厚之趣之餘，遂以為俗諺並非成於一人之手，也不是何人所作，是自然地成就的；但那所謂國民文學是國民的產物國民特有的事業之說，豈不是也和這主張俗諺是自然成立的話，陷了同一的謬誤麼？為什麼呢？因為文藝上的作品，是成於個人之手的東西，多數國民和這是沒有

關係的。而詩人和藝術家，又是個性最爲發達的天才，有着和常人根本底地不同的精神，在國民的精神底地平線上，嶄然露出頭角。這樣的天才，究竟具備着可做國民及時代的代表者的資格沒有呢？據我的意見，則以爲國民的代表底類型倒在那些不出於地平線以上的匹夫匹婦。那麼，在文藝上，代表國民底精神，可稱爲那反響的作品，也應該大概是成于被文學史家和批評家先生罵爲粗俗，嘲爲平凡，纔在文學史的一角裏保其殘喘的小文學家之手的東西了。例如，在現代的明治文學裏，可稱爲國民底（不是愛國底之意）精神的代表，國民的聲音者，並非紅葉露伴的作品，而倒是弦齋的「食道樂」罷。這一部書，實在將毫無什麼高尚的精神底興味，唯以充口腹之慾爲至樂，於人生中尋不出一點意義的現代我國民的唯物底傾向，亦條條地表現出來了。弦齋用了這部書，一方面固然投國民的俗尚，同時在別方面也暴露了國民的「下卑根性」而給了一個大大的侮辱。「武士雖不食，然而竹牙刷」那樣的貴族思想，到唯物底明治時代，早成了過時的東西了。弦齋的「食道樂」，是表現這時代的